



云雾深处是茶香

陈旬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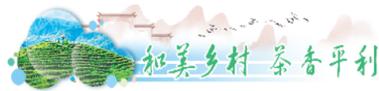
远定格我的记忆中。

其实，朱林燕还有一个秘密，所有关于八仙云雾茶的奖杯、证书、报刊、资料，她几乎全部都搜罗了回来。而展厅里，大多数都是复印、复制品，只有重大活动和贵宾来参观时，才肯拿出来展出。而客人们一走，她又很快地收藏起来。八仙云雾茶，已然成了她的魂，和生命紧紧相连。

院净、室洁、家和、人淳、村美，随便走进鸭河一户人家，主人都会泡上一杯上好的八仙云雾茶，客人们也不客气，见茶如友。片片绿茶和清澈的鸭河水相融，慢慢地舒展开来，把身心和灵魂完全的释放。一看、一闻、一品，八仙云雾茶的精髓就贯通了所有的血脉经络。在茶中，可见一山青翠；在茶中，可见袅袅云雾；在茶中，可见高山流水；在茶中，可见四季岁月。一杯一杯，水添下去，四道、五道甚至六道，握茶的清香持久，便可分辨出纯正高低上下，主人脸上，会露出自豪，甚至得意的微笑来。客人们当然知道，四泡以上，还是清香如故，肯定是鸭河茶了，若再多出的一、二泡，甚至能分辨出鸭河不同小地名茶园和谁家制作的茶了，于是，鸭河的风土人情，都在这千家万户之中了，家家有茶园，家家皆制茶，家家皆民宿。

春天，鸭河人遵循着传统，无论多远，无论手头上事多么重要，他们都要放下，都要从天南地北赶回来，大大小小的数十家茶叶加工场户，同时收茶、制茶、售茶，整个鸭河弥漫着茶的气氛。有些老茶户，还不用机器，专门用手工制作自家喝的一年的茶。乡亲们借着这机会，走村串户，享受着茶的时光和茶的沉醉；夏日，鸭河人在河边的麻柳树下喝茶消暑；冬季，鸭河人围炉煮茶，交流着一年四季的喜怒哀乐，乡情和乡愁。鸭河人，以茶为生，种茶、采茶、制茶、品茶、售茶……如今鸭河人又把夏秋茶，作增收增效一条新的路径。一年四季，整个鸭河弥漫着茶香。因茶而名，因茶兴业，因茶致富，一个风景秀丽，茶旅融合完美一体，蕴藏茶乡神韵的鸭河已然成型。

“八仙云雾茶，处于鸭河上游……”那持久和遥远的，纯正的八仙鸭河乡音一直在茶乡飘扬回荡。



和美乡村 茶香平利

的是茶叶。先是河两岸，并不宽大的田地是茶；两山之上那些并不险峻的坡梁沟岔是茶；到了号房一带，有一坝丘陵，皆是茶；再走，到了陡坪，茶似乎就少了，不连贯了，茶园是在两山上有泥土的坡面上开垦种植出来的，像是补丁，而在山巅之上，隐隐约约，仍是茶园，若是晴天，是可以看到的。寸土寸金的鸭河山沟，鸭河人，除了房前屋后的菜畦，几乎把所有的土地，都种植成茶园，茶已经是鸭河人的业和根了。

只是这茶，并非一直都是有的，明清时期，从湖广、闽粤移民而来的鸭河人，至今还保留着老家的生活习俗，一个江西街，完整的留下了移民的信息。居鸭河上游来自湖南的张氏家族，忘不了故乡的茶香，引来茶种种植，竟然成功了，于是这崇山峻岭之中的鸭河，就有了茶，听年纪大一点老人说，20世纪50年代，鸭河塘磨子沟一带，还有碗口粗的茶树呢！只是这茶叶金贵得很，只在逢年过节，招待贵宾、稀客，才肯拿出来。为了填饱肚子，鸭河人开垦出来的土地，都是一季洋芋，一季包谷的。

说起茶叶，鸭河人总会念及到几个人。先是郑华运，这位从部队服役回来担任村支部书记号房村人，见到家乡依然十分贫穷，就不停地琢磨着如何使家乡脱贫致富。70年代初期，通过扎实的调研，四处考察，最后确定，鸭河可以种茶叶。于是他也从湖南引进茶种，很快试制成功，并在号房张家坡建立了300多亩茶园，随后又建立起了一个村级茶厂。他的成功，得到了原松鹤乡的认可和赞誉并在全乡大力推广，于是，鸭河两山建立起来万亩茶园。“有了梧桐树，招来金凤凰。”80年代初期，鸭河来了一位精瘦、精干的中年人，他带着一伙农校的学生，不声不响地在这儿住下，和乡亲们一块儿吃，一

块儿住，一块儿上山，一块儿炒茶，一块儿品茶。谁曾想，几个月后，他和学生们研制出了八仙云雾茶，一鸣惊人。1988年，获得了陕西省优质产品；1990年获得西部名优茶陆羽杯。1991年获得第十届全国十大保健产品金奖。那个时代金奖，是硬邦邦的，没有一丝一毫的水分。而这位茶专家就是平利县的茶叶技术推广站站长刘成浩，而他为了一生都为了茶叶呕心沥血，积劳成疾，八仙云雾茶是他最灿烂地绽放，两年后，便一病不起，提前退休。

鸭河人从此享受着八仙云雾茶，带来的小康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内，那块茶园，那个茶厂，仍然被乡亲们守护着，并延续和发展到1000多亩。有次，我见到了茶园、茶厂还是村集体经营时最后一任场长朱德峰，老人已经70多岁了，谈起那个年月的事，就滔滔不绝。如今这茶场，已经过多次改制，多次流转，到了年轻的晚辈手中。可他依然待在鸭河，待在自己的小院子里，他的儿女，都小有成就，住在大城市里，多次接他去享福，他借口经营着上百亩茶园，就是不去。熟知他的人，都知他的心事：他还挂牵着和华诞、成浩等一块儿付出的青春岁月的茶场茶厂啊！老汉是舍不得鸭河这一川茶香呀！

与此同时，陡坪的吴祥义，鸭河口、江西街的能人志士，纷纷发展各自村的茶叶，形成了八仙云雾茶的大合唱。连乡上的党委书记在县上刚兴起不久的有线电视，也为八仙云雾茶代言，一时间，云雾茶名鹊起，享誉茶伙界。

在鸭河，我还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供销社改制后留守人员罗显春，转型茶叶营销。当他自己开办了八仙云雾茶叶有限公司后，去注册八仙云雾茶时，却发现湖北一家公司已经注册了这一商标，顿时，仿佛受到了当头一击，感到天都

要塌了下来，等他冷静后，不动声色的打听、了解，终于弄清楚了这家公司没有实际运用。按照政策，在规定的年限里，没有使用，到了期限以后，可以抢注。因此，他便耐心地等待了两年，在第一时间，抢注了八仙云雾茶商标。至此，八仙云雾茶，才真正属于八仙镇，属于鸭河。

无独有偶，2016年，号房村的朱林燕，接过了村上的茶园茶厂，组建了号房茶叶有限公司，走南闯北的她，运用了当代茶人的理念，把这儿打造成了种植、加工、销售、民宿、吃住、文旅融合的茶体验流水线。稍微安顿下来，她把主要精力都用在收集鸭河号房茶叶所有的相关资料上，她那股劲，犹如流着的鸭河水，没有黑夜，不知疲倦。终于，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硬是找到了近40年前八仙云雾茶获得全国十大保健产品金奖的奖杯。

在号房茶叶有限公司茶叶展览厅中，你可以看到八仙云雾茶一路走来的历程，可以了解到八仙云雾茶制作的全过程；可以见到那满墙满柜的奖杯和证书；更难能可贵的是她给八仙云雾茶那些功臣留下了足够的位置，留下了珍贵的照片资料，让来鸭河的人，都能在这儿住下来，喝鸭河香茶，吃鸭河美食，赏鸭河美景，让他们流连忘返，舍不得离开。

而印在我脑海中朱林燕，是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恰逢她找回了那个金杯，她站在院子里给我们介绍寻找的经过，而怀里抱着那个金杯，一直不放手，生怕别人从她怀里拿走。那神态永

晚秋

王典根

蜗居城里，许多年没感受到凤凰山的秋色了，我约从关中迁居安康的好友瑞芳，抓住深秋的尾巴，去看漫山红装，沿着十天高速路，我俩驱车奔向郊外的凤凰山，天空辽阔，远离了喧嚣。

我俩去南山云见，清晨的薄雾缓缓散去，从车窗望去，黄褐的豆荚响着爆裂，成片的秸秆排列，宽阔的树叶起舞，苍翠的松柏是凤凰山铮铮的铁骨。离城市越来越远，各种植物把季节深部染得绚丽缤纷，车窗外黄绿陪衬的风景疾速倒退，层层尽染，如泼洒的油画。凤凰山风景藏得很深，我俩越过澎湃松涛，在大南沟两旁树木的夹道中穿行，不到半小时就抵达南山云见。刚一下车，森林和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人沉醉不前。

凤凰山以传说故事为经，以人文景观为纬，将历史和现在完美统一和有机融合。沿着大路走，刻着“溪映明月 南山云见”字样的楠木雕刻牌楼立在步道入口，一沟两岸是明清颇具特色的民居老院子，简单地讲，就是以圆木对接筑造出来的木头房子。从沟口到谷底，用石头、

南山有朵不散的云

王腊梅

常闻凤凰山终年云雾氤氲，似是遗落人间的仙境。山巅有一民宿，仿若悬浮于云海之间，举手投足，似可揽云入怀，令我心驰神往。

遂约二三挚友，于周末奔赴那“南山云见”。沿途青山含翠，绿水迢迢，细雨如丝，织就漫天诗意。山道蜿蜒，林荫蔽日，空气澄澈如洗，满溢着自然的芬芳，丝丝缕缕，沁人心脾。

车蜿蜒而上，绕过一弯又一弯，向着山顶攀爬。虽值孟冬，窗外绿意依旧绵延无尽，如诗画卷铺展眼前。彩纹沥青路纤尘不染，似灵动绸带，缠绕于山腰，山脚清泉潺潺，奏响天籁。乔木、灌木、马尾松交错纵横，密不透风，目光所及之处，皆成佳景，目不暇接，心醉神迷。

初至“南山云见”，青瓦泥墙，木窗竹篱，小桥卧波，猫狗闲逸，金风银杏，如诗如画，宛如世外桃源，惹人入心间。拾级而上，轻叩木门铜环，缓推门扉，古朴厚重之风扑面而来。屋舍保留乡村土坯房韵致，石板路绕着篱笆墙，圈起一方静谧天地。檐下空地，两把大师椅静安放，似在诉说往昔岁月，于此读书品茗，可享岁月静好，尘世纷扰皆抛诸脑后。客房内，暖气融融，淋浴设施完备，复式设计动静相宜，温馨四溢。卧室高居阁楼，一榻落地窗前，榻榻米安然静卧，窗外飞鸟掠过，墙角慵懒半梦半醒，闻声轻动，旋即复眠，时光仿佛在此凝滞，任尘世喧嚣，我自悠然。

踱步向更高峰，茶树成海，波涛起伏，翠绿欲滴，默



桃花源里人家 陈登普作

忆李厚之先生

郑继猛

转眼间，厚之先生已离开我们一年了。每静夜校稿，仿佛看见先生手写的书稿在侧，仿佛看见先生发过来精彩的微信考古笔记，仿佛听见先生褒扬的话语，更有似听见先生鼓励前行的忠告。

在大竹园中学教书的时候，我通过《安康日报》认识了厚之先生。那个时间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我却是他忠实的读者。每逢安报副刊里看到有汉上二叟或者兴安厚之的文章，我都认真阅读，并且剪切保存。通过他的文章，了解到安康的历史文化与文物考古知识，也引起我对地方习俗与古迹遗址的关注热情。

2009年，我经过丁文老师的介绍，拜访了厚之先生。谈话间，厚之先生得知我在整理刘应秋先生的《一砚斋诗文集》，当即拿出了自己手抄的《一砚斋集诗稿》让我参照校对。《一砚斋集诗稿》原稿保存在安康市图书馆（现在的市少儿图书馆），1983年洪水浸泡后，抢救整理图书馆古籍图书时，丁文老师花高价复印了一份，厚之先生抄写了一份。复印件因为当时的技术水平，很多地方模糊或残缺。厚之先生的手抄件成为复原文献有力的参校本。当时我特邀请厚之先生参与我的整理项目。一个多月以后，我将《一砚斋集诗稿》的打印件教给他看时，他非常激动，连说：“好，好，这下《一砚斋集》能够继续流传了。”说罢，当即表示参与注释。

不久，通过厚之先生先前的介绍，市方志办张永强主任邀请我参加《安康历代名人录》的校对工作。其实这本书的原作者就是汉上二叟，即李厚之、张会鉴二位先生。方志办让我帮助他们核对一些历史人物史实。此后几个月，我白天在家里整理《一砚斋诗集》，晚上带着电脑去厚之先生家里，一同校对《安康历代名人录》。我用电脑检索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有关藏书，在《四库全书》中检索有关人物的生平事迹，厚之先生都一一对照原稿核对修改，没有一点不高兴和恼怒，反而逢人就夸赞我，先生真有“说项”的风度。

2013年冬天的一天，厚之先生电话我说：“你知道刘寅初不？”我说不知道。他说：“刘寅初的诗好得很。我想请你帮忙，把他的诗整理出来。”等我看见刘寅初先生的遗稿时，面露难色，那些所谓诗稿完全是一箱子乱码在一起的纸片，根本无法阅读，更不用说整理。厚之先生见状，说“刘寅初是民盟盟员，也是积极地爱国人士，他的诗很有独立的历史思考。”过了

公园里的安康

周亭松

来安康之前，我最先认识的，是安康的公园。

老家的相框里，一张20世纪80年代的照片记录了父亲在安康求学时公园游玩的场景，或许正是它在不经意间激发了我对一座城的向往。2019年，因工作调动我也来到安康。逛公园成了我融入这座城市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清晨，步行上班的我特意早起十分钟，绕行几步走上坡顶。置身汉江公园，顿时神清气爽。高大的松柏身姿挺拔，树冠锋利，如兵、如塔、如倒立的巨笔，它们比肩接踵，根根直立。我喜爱步行，尤其爱逛公园。行走在汉江公园，上班的路途于是有了滋有味了，而在公园“赶早集”的人又何止我一个。溯汉江而上，先与悠闲散步者碰面，再和激情奔跑者擦肩，穿过垂柳的发丝，望见中流击水的泳者，感觉自己已充满了力量。加快脚步汇入水西门外锻炼的人群，生机勃勃便成了具象的画面。

中午的时光交给兴安公园。这方绿地，位于老城区中心位置，从哪儿去都不算太远。绕着人工湖走走停停，鸟声、歌声、孩童的笑声汇成一曲轻柔的小调。而热但叫不上名字的植物四季常绿，郁郁葱葱。作

为重建家园时规划的第一个城中公园，兴安公园承载了很多安康人的记忆片段，它还曾一度作为景区收取门票，但不久便敞开大门，24小时免费对市民游客开放。历经多次改造升级，如今的兴安公园如同城市的心肺，绿意盎然，活力满满。

坐在长椅上歇脚，注视公园中往来的身影，你很容易找到史铁生先生《我与地坛》中出现的人物——一对老人，曾经的中年夫妇；热爱唱歌的小伙子；坚持跑步的朋友等等……每个生命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行走、思考、成长、绽放，而公园恰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绿洲。

傍晚，华灯初上，城市霓虹经水面反射，愈发显得五彩斑斓。汉江北岸，安康博物馆脚下，汉调二黄公园人头攒动。在戏剧人物塑像和关公、包公等巨大脸谱造型前驻足，在印有胡琴、笛子、唢呐等乐器的地板上踱步，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汉调二黄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安康这座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发展保护传承，让文明生生不息。

吃过晚饭的人们好似条条溪流，汇集到广场正中心，跟随欢快的音乐节奏，翩翩起舞。休闲的人们三三两两，跳着翩跹



生态宜居 幸福安康 安康日报社 联办